星期

第九號

天笑主任



THE SUNDAY No. 9.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投稿簡章

一本刊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爲主但筆記小品亦酌用文言之稿

一本刊投稿暫收短篇

一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一投寄之稿如欲寄還者須附郵費及掛號費

一報酬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惟概酬現金如却酬者請聲明

一投稿揭載後著作權爲本社所有

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轉交星期社收

THE SUNDAY,

民國十一年陽歷四月三十日陰歷四月初四發行

星期

第九號

編輯者 吳門包天笑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者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小市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電話四二四二

本刊定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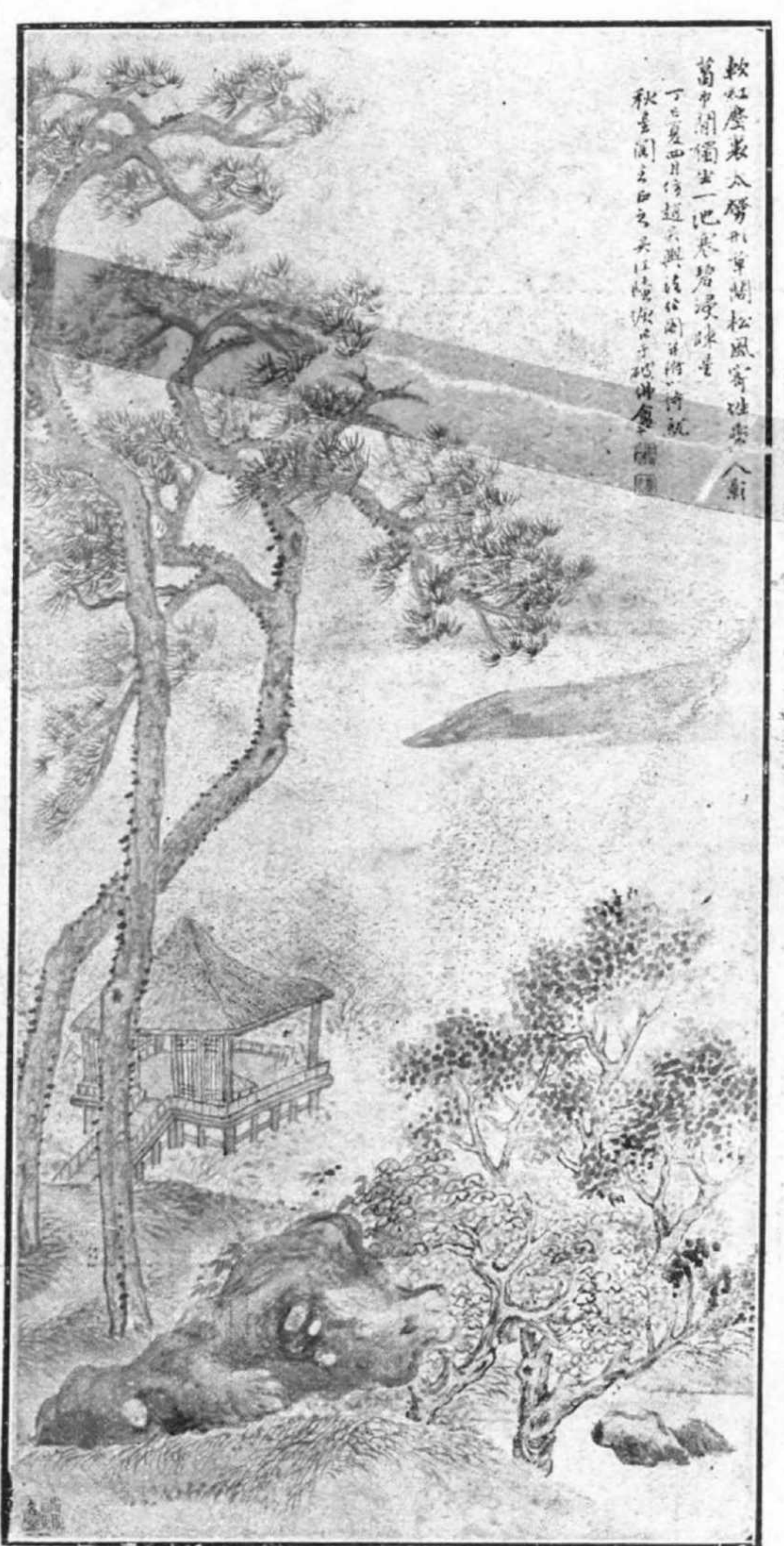
冊數	定價	郵費 本國	郵費 日本	郵費 外國
一冊	一角	一分	三分	四分
半年廿五冊	二元二角	二角五分	七角五分	一元
全年五十冊	四元	五角	一元五角	二元

廣告價目

等第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四十元		
上等	三十元	十六元	十二元
普通	十五元	八元	六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請至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面議

陸廉夫先生畫秋星閣圖



秋星閣藏

南潯之尼妓



南潯乃有一種尼而妓者。亦惡風俗之一也。相君之面。儼然一笄者。相君之背。則髮短而心長也。



星期第九號目錄





病了

天笑

一個四月裏的天氣薔薇已開了滿院似圍了一架錦繡屏風在那粉牆的一面縹緲生道這一春又草草的去了記得昨天和蕊雲臨別的時候他有些兒頭痛累得我一夜翻來覆去也沒有睡穩今早務必瞧瞧他去起身瞧瞧書桌上一隻小石鐘已經九點多了疾忙到蕊雲那裏來

剛上扶梯踏進樓中間只見滿屋子靜悄悄的一個小丫鬟珠兒正坐在一張沙發上打盹地下放着兩盆珠蘭我略把腳步放重一些珠兒便醒了揉着眼睛說二爺怎麼這樣早四小姐還睡着呢我問這花搬出來做甚珠兒指着裏房說他嫌這花氣太重又輕輕的道昨夜又發了一個寒熱隱渾身痠痛我揣了半夜又有些兒咳嗽您瞧瞧他去罷

我那時揭起玫瑰紫絨的門帘躡手躡腳的進去防他剛纔睡着就被我驚醒了幸虧地衣厚沒有一些兒腳聲走近梳妝臺前只見他裹着一幅妃色華絲葛的輕棉被兒面朝裏牀而睡將半彎雪白的膀子盤在枕上又帶着一隻澄碧的翡翠鐲戒綠得可愛

他雖朝着裏牀却從銅牀的鏡屏中已瞧見他星眼微矇香腮帶赤知道寒熱還沒有退因輕輕的握着他玉臂想塞在被兒裏誰知剛一動他便嚶的一聲醒了

醒時微微噓了一口氣翻過身來一手握住我的手說你多早晚來的怎麼今天起身得怎地早我說昨天回去時候聽得你說頭痛回去也睡不着怕你病了記掛着來瞧瞧你聽阿珠說果然昨夜發熱了他皺着眉搖着頭道昨天晚上你回去以後頭痛腰痠竟要哭出來了可憐只有個小丫頭他又是渴睡得要死後來索性教他去睡了我眼睜睜瞧着天明

他說時眼圈兒紅了便在枕頭旁邊找手絹兒一時又咳起嗽來我連忙把袖管兒手絹給他他擦了擦眼睛只無聊的換着手絹的邊細細的看我說此刻額上微有些汗意怕是要退涼了手伸在被兒裏去罷他仍一把抓住我的手說你摸摸額上還熱嗎我說你手心還火熱我手冷怕冰了你說着便把嘴脣向他額角上搵了一搵說還熱咧別受了風想是你前兩天少穿了衣服冒了寒呢今天別起來罷

他點點頭道大概是重傷風只怕要傳染人你別近我罷我說不妨他道你喚阿珠進來我要漱漱口我道漱口不必喚阿珠我來給你漱口水罷他也不說什麼我便在熱水瓶中倒了一杯溫開水取過銀唾壺一手微扶他的頸脖子一手授過漱口杯只見他

持杯在手㨪顫不已恐怕水潑在被兒上我連忙接過來他便就我手中呷了一口水吐在唾壺裏喘噓噓的道口中很發膩只怕內熱重有氣息了我想還要刷刷牙我說等一刻兒能待停刻退了涼起來再刷也好

他這時一個頭暈趁勢就枕在我膝上星眸微微的閤了半晌他自己帶喘帶笑的說道怎麽我如此沒用只發了一個寒熱好像一些兒氣力也沒有了我梳理着他繚亂的前劉海髮說你要自己保重啊你身體素來虧弱要自己知道保養不能和他們爭勝他們身體比你强你却喫不住他道我何嘗自己不保重穿衣服我便比人家穿得多

我拈着他小短衫的袖子說這薄薄的衫兒能有多少暖氣還不如一種薄的佛蘭絨好他笑道這天氣還能穿薄佛蘭絨嗎你不信我裏面還穿着小汗衫兒呢說着捲起袖子來給我瞧那時胸前兩個紐子沒有紐好微露玉雪我一面給他紐好一面說胸前最吹不得風怎麽如此不小心他道我夜來咳嗽紐扣太緊特地解開了略爲好些呢

方紐紐扣的時候我手觸一物掏出來一瞧是一個金鎖片上有他的小名我說這個撈什子不帶他罷冰涼的貼着肌膚有什麽好處他不肯搶着塞在胸口也不說什麽他道噯我想着了前天我洗了一個浴似乎冒了一些風只怕因此便感冒了我道你怎

麼三天兩天就洗浴怎麼不傷風他道發一個寒熱也不算什麼事不生大病就得了

我道你還記得去年清明時節在雨花臺放風箏那天風狂如虎你却又高興極了歸來又遲了一些到夜裏滾燙的一個寒熱半夜中又胡說胡話起來把人嚇得要命一連三天沒有退涼到第四天寒熱纔退這也是受了風寒起的他把頭擱在我懷裏歎了一口氣道去年怎能和今年比呀倒不如去年一病死了乾淨了許多多活一年就多了許多煩惱多了許多傷心說時一滴晶瑩如金剛鑽一般的淚珠兒正滴在我一件淺灰色嗶嘰夾袍子上他怕再滴上淚痕就用手一揩仍睡到枕頭上去

這時珠兒剛進房來我說珠兒你舀一盆熱水來給四小姐擦個臉珠兒便絞了一把手巾走近牀前他却不去接他我說我來給你擦罷我便輕輕的給他拭乾淚痕我說你別哭你一哭了使我心碎人生散聚只好聽天分付罷我知道你昨天一夜不曾睡眼睜睜到天明我也何嘗睡得着呢你身體嬌弱自己要尋快活你是很通達的要想得穿呀你瞧瞧寒熱還沒有退咧哭了眼睛又腫起來了

那知我的手巾越擦眼淚越多便似斷線的珍珠滾下來往後我也手顫氣結不能再給他擦了阿珠凝立在旁邊瞧見這個樣子也背着臉向外房走不再進來我只得暫時離開他牀沿我說這屋子裏空氣

不大好。我便掠開些粉霞羅的窗衣。開了牀頭的百葉窗。把陽光放了進來。又在廂房略啓玻璃窗。透一些兒空氣入內。明媚的春光。融和的春氣。難道就不能蕩滌愁氛。蘇息病軀嗎。

奉直戰爭中之軼聞

意芬

北京悟善社呂祖師。於乩台上。派王芝祥爲專使。調停奉直戰事。以張吳皆祖師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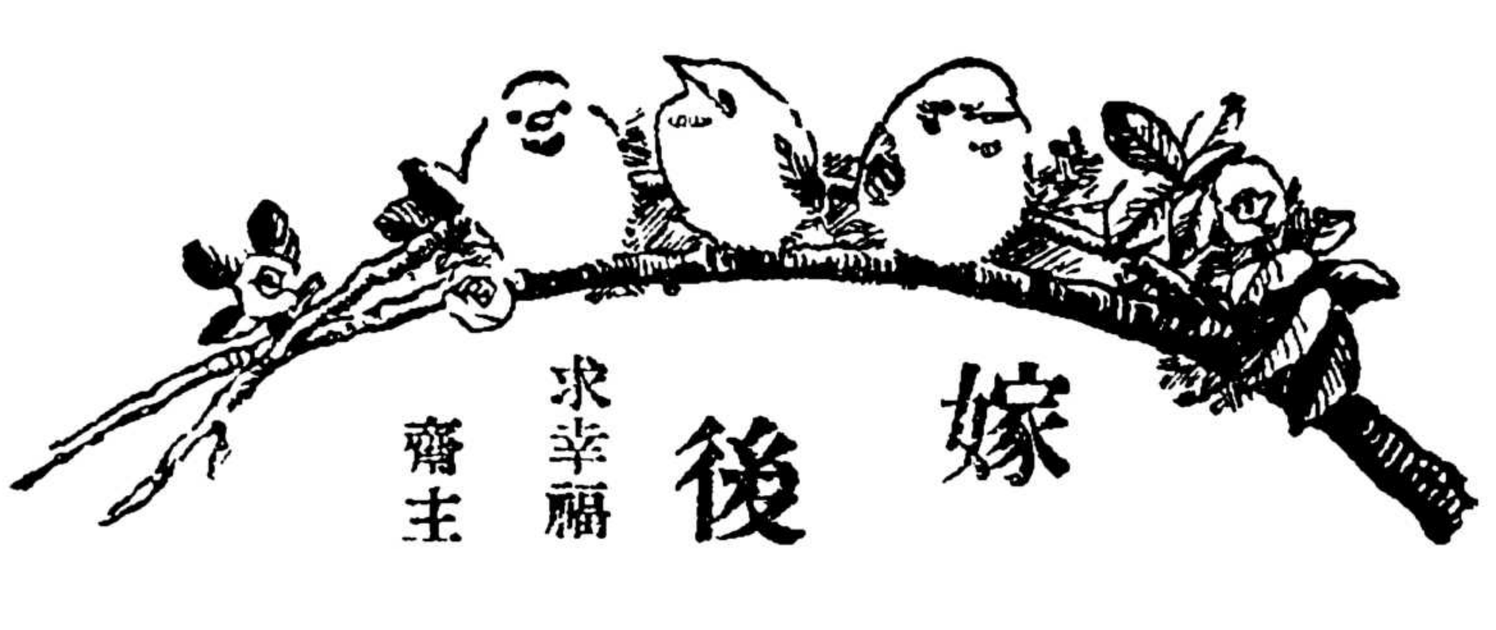
北倉站有屍棺數百具。疑係軍火。實則多係朽材。骸骨暴露。開洋地大與遠築。義塚都被掘移。

王士珍扶杖來京。咨嗟太息。說和事老不易爲。

上海英工部局的一封信

偶拾

工部局副總辦辦維氏於四月四日函覆道德幸福會・略謂據捕房報告・妓寮雖正式禁閉・但爲妓者別無謀生方法・仍在秘所賣淫・而不受捕房之管轄・來函第二條質問・語意不明・如意在詢問捕房是否不能阻止賣淫・則答曰然・蓋淫業按諸享租界管理權之各國法律・不爲犯法行爲也・如意在詢問捕房能否履行納稅人所加之職務・逐漸禁絕領照之妓寮・則敢答曰・已盡此項職務・且將繼續履行之・至第三條質問・則所謂有效力之管理者・含有嚴行執照條欵之能力・執照愈少・則管理賣淫與其他附屬弊害之範圍・必愈見狹窄・但納納人之命令苟不取銷・工部局自當繼續遵行・於原議案通過後五年以內・撤銷所有妓寮之執照云云・



嫁後

求幸福齋主

阿紅嫁人了後我從寂寞和煩悶當中發生兩種感想一種是懺悔一種是思量懺悔是當初我不該無端認識這麼一個妓女又不該裝痴賣呆在他身上製造出許多情愛的影痕人人嫖娼宿妓都作為很尋常的事我為什麼要加上許多講究既不侵犯他未破身以前的貞操又不糟踐他既破身後公然發賣的肉體却硬要在娼妓裏面徵瘋譚什麼精神戀愛男女交際活生生把許多憂傷悲苦裝進阿紅肚子裏去搗碎他的芳心到頭來却又自顧自逕自走了叫他另外去嫁一個戀愛程度不及我的人却又萬萬不能將我從前埋在他心坎深處一些愛情印象一一淘還出來竟教他裝滿一腦筋一肚子我的愛影我的情史好像嫁粧一樣通同帶到夫家說不定什麼時候就觸上他的心驚動他的夢你想這罪過不罪過咧思量的是這樣一個人再也不能見面的了雖說娼門中人很多比他姿色好的也有但是要找一個像他這樣一模一樣的人却是萬萬不會有的況且我在他身上費過許多工夫度過許多日

月經過許多事實才留下這番精神戀愛男女交際的印象如今既然深自懺悔不該多此一舉那麼往後也自然懶去再找第二個妓女重新再製造一段情史了人生數十年光陰過得很快這樁事既可一而不可再今生就自然祇有這一回可憐人世勞勞一生能有幾件事能夠長留起來慢慢的想再加之自己拏鏡子來照中年已有鬢影將蒼年少風流的事往後那裏還有第二回好容易認識一個人卻教別人娶了去教我怎能不常常思量他哩思量到極處幾次三番想通個消息給他希望與他再見一面能談幾句話更好萬一不能談見一面也就行了但是始終礙着禮教分上不敢造次況且一面也還在那裏懺悔又爲什麼再造惡因去攪亂別人和美的家庭哩

過了些時忽然有一天得着一封很奇怪的信信封上寫的是陳宅陳子瑜緘這陳子瑜恍惚聽見有人說過他就是阿紅嫁後的夫壻我與他向不認識他爲什麼寫信給我或者是阿紅假他的名寫的罷一時又驚又喜急忙拆開觀看只見上面寫道

『每聞內子春鴻道君高義不同流俗竟有能尊重妓女人格如君者僕願藉內子春鴻之介紹獲交於君星期日晚五時謹遲君於敝廬幷留君晚餐內子春鴻尤堅囑請君必來願君恕僕冒昧允僕所請』

我唸完了這封信才知道阿紅已由他的夫壻改名

曰春鴻了我而且很感激阿紅眞個念我竟把我同他的舊事一一告與他夫壻知道這又可以想見他們夫妻恩愛得緊無話不談的了他夫壻聽了他妻子的話很能諒解幷具柬請了我去又可見他夫壻爲人灑脫眞能信他妻子愛他妻子阿紅所從的良總算很難得的了我一面替阿紅歡喜得嫁着一個好郎君一面又替自己慶幸居然能得個機會光明正大的去與阿紅再見一遭幷與他的良人結爲朋友這不是很奇怪很難得的事麽我又想了想幸虧我從前能尊重阿紅的人格才博得他如此念我倘若我當初也尋常的與他發生過肉體關係他一定不好意思慫恿他夫壻來和我做朋友即使他肯我也決不好意思去如今因爲沒有什麽他才能老老實實對夫壻說就是他夫壻也因爲他的妻子是感激我不是愛戀我才來了這一大套高義的頌詞請我與他訂交可見得我當初不尋常的迂執實造成如今很異數的美譽和機緣幷留出今日一個可以見面的餘地

不消說……我自然把這封信當做是我平日在娼門中居心尙好的一種報酬高興得了不得先回一封信去說准到末後就於那一天星期日下午五時大搖大擺往陳家去陳家僕人見了我的名刺幷不往上回報就把我讓到上房裏面一間書室內這明明是他主人預先關照了的絕沒拿我當尋常的客

人看待我剛坐定就聽見套屋裏一片笑聲阿紅同他夫壻手挽着手走了出來一眼見了我越發笑容可掬的給我鞠躬行禮我也站將起來連忙拱了拱手只聽阿紅微笑着道二先生我替你介紹一個人這就是我們陳先生陳子瑜說完對着他夫壻笑了笑我就又連忙跑上前和子瑜握手順眼看看他的情形只見他穿着一身西裝是個很活潑很有禮數的青年男子年紀大概比我小些和阿紅站在一起真是一對很相當的配偶隨着大家都坐下任便寒暄幾句我順便看看他的書室佈置得也甚是整潔書櫃內還擺着好些個外國金字皮面的書這屋中主人大概總有些學問的了我此時雖很想就同阿紅講話幷多看他幾眼看看他嫁後是怎般光景但是他夫婿在座總得先和他夫壻攀談才是道理於是我就探聽陳子瑜的職業問他在那裏公幹這也是我替阿紅擔心急於要曉得的子瑜回答說在外交部辦事談了談他的履歷他還是一個青年外交家呢隨後談起那封信來我謝過他的寵召子瑜就也指着阿紅說怎樣常聽他說起老兄肯拿他當朋友看待後來我想想我也很缺少好朋友故此冒昧寫封信給老兄請老兄也一律把我當做朋友罷況且我們夫妻平日也寂寞得很此後若一同都做成朋友大家常常走動豈不甚好我趁此機會這才正眼去看阿紅見他頭上堆着雲鬟身上穿着嗶嘰呢

靑色一式的衣裙不施脂粉淡掃蛾眉比從前端麗的多面龐上也光采映溢紅白顯然是健康的表象我心裏便得着無邊的安慰便向着他二人道既承你們夫婦不嫌棄從此做一個很好的朋友這是我極願意的事說完便專誠問阿紅好阿紅很大方的答道自從嫁過來是做了人家人了晚上睡得早白天又沒有什麼煩心的事自然身子就一天比一天好將起來我道這樣就很好本來我也曾早說過嫁人總比在娼門中做生意强阿紅道怪不得從前二先生總勸我嫁人我如今眞相信你這話說的很對咧我同他這樣一問一答誰也沒有半絲忸怩的情態這旁邊的陳子瑜便越發相信他夫人同我眞是精神上的朋友

不多時擺上酒飯來我脫了馬褂就坐他夫妻還讓我坐在上首他們左右奉陪幷沒請旁的人我此時忽然感慨起來想當初阿紅嫁人的前一夜我曾爲他張過一次別筵不料他今日還席得恁般快本來替妓女餞嫁人的行已經很奇怪的了回頭嫁了人後的妓女居然拉着他夫壻一同作主人還起席來豈不是愈加稀罕嗎人事靡常筵席易散從前已經散過一次了這一次遲早也得散我就不免又有些憂傷幾乎說不出話子瑜一搭一搭的儘找話來與我談什麼國家大事呀社會問題呀說得天花亂墜我也不過是隨聲答應而已後來談到小說上他恭

維我小說做得不壞幷稱我是描寫娼妓疾苦的第一聖手我雖謙讓不遑然而却不覺得便抖擻起精神來與他大談小說幷說道我生平閱人甚多惟有在娼門中纔找出一二個眞面目的人來雖說一半因爲我實無所圖肯拏眞言語來感動人然而要我感動旁的人我就有些辦不到可見娼門中人祇要碰着一個有眞心的他的心就比任什麼人的心都眞阿紅聽了這話心裏似乎也有感觸看看我又看看他的夫壻便對子瑜說道二先生很有些極透切的話是我願意樂聽的你得謝謝二先生他曾下過苦口替你教導過很蠢笨的家小咧我聽到這便笑道陳太太言重了這是我第一次叫阿紅做陳太太也是很傷心的事隨即索性裝這道學勸阿紅別再要孩子氣好好幫子瑜料量家事又恭維子瑜現放着很有幸福的家庭等到明年還須討他們紅蛋吃咧這樣連說帶笑忙着吃飯阿紅又指着那碗鯽魚道知道二先生愛吃這個這是我今天早上自己特別燒的我連稱罪過又盛讚他的賢能便一面吃魚一面想起從前阿紅常常燒給我吃不料到今天便如此珍罕一個不提防被魚刺卡了趕快嚥一口飯送了下去便忽忽把飯吃完隨便散坐着另談閒話在飯後閒談中刺探着好幾件事實其最重要的就是子瑜幷沒有什麼正式夫人在這裏而且沒有其他家族總算是一夫一妻很簡單的家庭那妓女嫁

人最普通的姨太太頭銜竟沒有套在阿紅頭上我尤爲替阿紅忻嬲開話譚得多了我結束講幾句話是希望他們夫婦保持永遠的愛情大家帮助着料量出一個圓滿家庭來享受些家庭幸福我得聞也當常來走動和他們始終做一個很親密的朋友說完便站起身來穿馬褂一面告別一面自己替自己扣馬褂的鈕子猛又想起從前在阿紅倡門中走動的時節每逢我起身回家必定是阿紅替我穿上馬褂還得站在我面前替我扣鈕絆兒再三問我那時再來我笑吟吟地嗅着鬢邊香少不得還須與他親個熱吻如今是朋友之妻不可無禮不惟接吻是萬萬不敢就是想要他替我扣一回鈕絆兒也是絕對的辦不到我那能夠不唏唏歎息呢然而那一天我一個人自然又是冷清清獨自歸去

從此以後我無事忙的一般常常跑到陳家去看子瑜和阿紅很想替阿紅考察考察子瑜的愛情究有幾分的眞幷想研究研究他們夫婦過的日子是否眞正圓滿這因爲我從來就很愛阿紅常常垂念他的前途又因我是一個情場中過來的人深知道男女愛情都是很容易移動的妓女嫁人的結果尤其是壞的居多不能不替阿紅擔些心事但是我每次到陳家去總得先通知一個電話必須子瑜在家我纔肯去爲的是避些嫌疑然而他兩個人當了我的面自然都很和氣究竟他們各人有沒有什麼不愜

意的地方他們既不明白告訴我我又那裏知道不過我察言辨色他們在我面前所表示的快樂總有一兩分的勉強矯作我又卻不能當面說穿只好放在肚子裏盤算想藉個機會問問他們

有一天子瑜一個人跑到我家來看我……好了……這可以與他細談了那知子瑜不等我開口倒先向我請教他說道我有一件事想問你我并且很相信你是情場中有經驗的人定能替我想一個好法子我道什麼事你老實說罷他道就是我和阿紅的事不瞞你說我們夫妻本來是很要好的但日子長了似乎他漸漸的感覺得寂寞和煩悶起來你想……一個男子總有男子每天應做的事不能成天在家陪伴着夫人我不在家的時候阿紅一個人自然有些寂寞寂寞久了也自然煩悶起來不過這還是指着我不在家而說寂寞和煩悶他都是必然應有的不能去怪他但是我有些時候并曾好好的坐在家裏他忽然也覺得寂寞煩悶說家中就是兩個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話也無許多可說事體又無絲毫可做簡直和坐牢間一樣悶得人死悶極了還得板面孔發小脾氣或是低着頭不肯睬人你想我這樣真心愛他他有時還這樣發脾氣不睬我教我心中怎麼不難過哩有時我固然陪他到新世界公園等處玩耍幾次聊聊解解悶兒但是人家人總不見得可以天天到這些地方走想找幾門親友家走動

罷。我的朋友。眞要好的。又很少。親戚有一兩處。又都古板得很。瞧不起他這娼妓出身的人。甚或當面叫他兩聲姨太太。反教他聽着生氣。所以我絕不教他到親戚家走動。総得他受了氣。我爲了難。其他不相干的朋友娶娼妓作太太或姨太太的也很多。教他去亂交際。一泡固然可以消遣。不過這裏面花錢太多。每每一場牌。一席大菜。就得用去頭二百塊錢。我們這樣中等的人家。怎麽敢與那做過督軍總長的闊人打比。所以我也就不敢教阿紅去加入那最時髦的北京姨太太交際團。況且這裏面還有很多流弊。他們闊人家有的是寃孽錢。才讓姨太太一把一把的拏出去交際小白臉。我陳子瑜既不作孽。又沒有多錢。豈能教自己女人去跟着人學架姘頭。所以阿紅就只好委屈在家裏。感受寂寞。但是他的煩悶却又不是我所願見的。你有什麽法子來替我解決這個煩難問題。常教阿紅喜歡嗎。或者我還有些懷疑也得說說。因爲阿紅既然這樣容易煩悶。難道他對於我有些不滿意。或者竟有第二條心嗎。這也得請你替我判斷一下。

我想……這樣與哲學一般的有趣味的問題到了果然他們夫妻裏面也很尋常的有許多缺陷在內。我要爲全阿紅將來有幸福的前途。此時便應該開始想法子解釋他夫妻二人彼此的猜疑。幷指引他們一條互相諒解互相維持的光明大道。於是我就

正襟危坐先給子瑜說法我道倡門中的情形和居家的光景原來是兩樣的當初他是娼妓你是嫖客在倡門中見面娼妓固然巴結嫖客嫖客又何嘗不很客氣的討娼妓喜歡等到成了夫婦你旣不把他當妓女他也不當你做嫖客漸漸他就不一定要巴結你你也就不一定想特別討他喜歡但這樣很平常的沈都下來無論那一方面都不肯照從前一樣討那一方面的喜歡幷巴結那一方面然而却仍希望那一方面對我仍是照常巴結或討我喜歡如若不然就以爲是很奇怪的事爲什麼今不如昔久而久之遂彼此懷疑起來以爲誰變了心其實祇要反躬自問自己是否和從前一樣巴結他便就於一霎

時間諒解了我如今把這個妙訣先講給你聽求你先行諒解你總可不疑你的夫人了此外你所說的消愁解悶的問題除了往親戚家走動幷加入闊人姨太太團體以外好法子也還多最好是你每月花幾塊錢請個女教員每天按着鐘點到家裏來教阿紅認些字讀些書另外還買些風琴縫級機器等類任他的便弄弄音樂也好做做女工也好再不然買些小說要女師講給他聽也好你若回來能自己講尤爲有趣我敢斷定他決不會厭煩的星期的日子如嫌老坐在家裏無味那麼又大可以出去旅行這旅行幷不是說專往熱鬧地方去最好還是跑到郊外游山玩水領受些天然的美景山水的清氣包管

你夫婦二人在那良辰美景當中越發增加愛感如再若嫌兩個人還是孤寂我這無事忙的人還可以與你們做隨從當顧問哩

子瑜聽了我這些好法子非常高興就要告辭回家告訴他的夫人一一照辦我却攔住他道且慢……女子的心本來也很難測度你既然懷疑過他也待我來替你再偵察一下免得將來白費了你這番好意但我得先告個罪并求你許可在你不在家的時候容我單獨和你夫人談一回天我定有確實的報告回答你子瑜不假思索便一口應允我的要求并催我就去這是他真能相信朋友很灑脫的地方我至今還感激他哩

當天……我與阿紅又單獨見面譚話了彼此都有些芳心自驚但是說話要緊既然是愛阿紅便得移着他往前途很光明的大道上走去我就懇誠摯的問他道你嫁人了後有什麼不放心的事很疑難的事麼阿紅道我正有一肚子的話想找你談談并想求你替我判斷一下好解除我心中的煩悶接着又滿含着很滑稽的態度笑向着我道你想想做女人的有什麼法子能夠教男人永遠不變心麼我聽了此言遵命去想登時有個主意因爲我看見許多妓女嫁人了後好些個恃寵而驕惡很很的對着男子把男人壓伏在衣裙底下便永遠不敢反抗這不獨娼妓嫁人如此就是中國很普通的夫妻之道男不

麼女女便壓男要想不被人壓就得先發制人惡的男人和惡的女人我都看得多了卻從來沒看見禮讓的夫婦我此時很想教阿紅往後放兇惡些若是管丈夫管得厲害并操縱得法恩威並用包管他不敢變心并跳不出圈淘以外但是此法傳授了後有些對不起陳子瑜而且也不願意一個溫文美麗的阿紅一旦兇惡成河東獅子一樣被人罵做雌老虎只好姑將妙計隱瞞下來仍照早上對子瑜解釋喜歡巴結的話重說一遍并又將讀書習字學音樂做女工游山水一些行樂消閒的方法一一說明勸阿紅要相信他的丈夫幫同着尋些樂趣必須教家庭中充滿了喜悅愉快的空氣那才能保持夫婦間永久的愛情更要知道妓女嫁人是不容易的妓女嫁人而又得着好結果的尤為不容易中之最不容易你既嫁給陳子瑜他又沒有旁的夫人在此兩個人很簡單的度日子花費不多差事上掙來的錢又滿夠開銷拏來與倡家打比不是天上地下嗎一個人總要知足萬不可跟着那般闊人家裏姨太太學他們成天的胡鬧到頭來無非是受拆白黨的騙有什麼好結果你若是還肯念我這老朋友必須要把我這些話牢記在心我以後也常常到你家來走動并陪着你們出外游玩你要知道我是不圖什麼的從前為你一個人忙如今為你們兩個人忙終究還是為的一個你阿紅聽完這段說話心裏感動得到十

二分極處答應我道你的話我句句都聽得入耳我自然都依從你我今天得着一個丈夫我固然歡喜我得着丈夫後仍然能留住你這樣一個良友這歡喜直教我說也說不出來……說到這歡喜得竟從眼眶中滴下一點熱淚來我見了心中難過忙截住道不必再說了做夫婦比不得做朋友朋友相處必須大家相見以誠做夫婦尤須要加一倍的眞誠才能得着前途未來的幸福你念不念我這朋友還是小事但必須要愛你的丈夫目下既有我這個朋友在這裏總得時時替你們周旋解釋盡我做朋友的心罷了說完我就顛巍巍的退了出來

第二天我又告與子瑜知道教他不要再多心趕快照我的法子進行他果然就一天一天的仿行起來平白地又替我添了好些隨王伴駕的公事我也不嫌寂寞并減少了許多煩悶了

笑按讀此篇者請參觀本刊第二期之倡門送嫁錄

一銅圓之金戒指

徵波

近有一種銅圓一面嘉禾紋之葉有如桃子形人稱之爲桃子銅圓此等銅圓鎔之可成一戒指金光燦然與其數元數十元之金約指實無所異曾見有御之者

小智囊

廣懸

鈕約城中舞女所用之絲襪•每雙值美金百磅•

世界之運河最長者最無用•即中國之運河•長七百里•而最短者乃最有用•卽巴拿瑪運河•與蘇伊士運河•一長五十四里•一長一百里•

人民用紙愈多•其國必愈進化•歐美諸邦•每年平均每人用紙四十二磅•日本約七磅•中國則祗一磅有另•

字典中最長之字•爲 Disproportionableness•共計二十一字母綴成之•

荷蘭人可特•身長九尺半•手長十四寸•足長十二寸•



黑暗的野路

卓呆

那天夜深時分克明他關好了門自己鋪牀睡覺這一天睡得很熟後來大概是被那叩門聲鬧醒的細細一聽那叩的是自己家裏的門并且是女人的聲音想這個時候有誰來叫我呢他一壁披衣一壁想着但是總也想不出只得大聲答道來了此時叩門聲就停止又聽得說道半夜三更對不起得很這聲音極像是葉君的夫人他走進門時就暗忖他們二人之間一定又出了什麼事了急忙開門只見那女人眼睛都哭得腫着簷下的燈光很弱照出他一副身體瘦削面容蒼白的神氣來克明即問什麼事呢……還是請裏面坐罷那女人也不進來立在門外低着頭按着眼咽泣徐徐說道萬一他曉得了到你這裏來不知要怎樣的斥罵咧克明又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說時對那女人凝視着克明與葉君本來是知己朋友雖然不曉得那女人、到此到底是什麼事想也無非是世間一種普通的夫婦反目罷了難道葉君還有旁的事麼最明白葉君的心的自然就是他夫人了、克明胡思亂想只得說道就是你丈夫曉得也未必會斥罵你我又不是外人本來是至友那女人搖頭、他是瞞着

你什麼也不向你說的克明就反問道那麼你究竟爲什麼來的呢那女人又哭起來道他實在待我太殘酷了克明就說如此你且進來那女人很膽小說恐怕曉得了到你這裏來是不好的所以不進來了克明又說那麼還是我們在外面談談罷那女人說累你了對不起說着二人就往路上走天空無月黑得異常克明便問道他怎樣的殘酷那女人答道他老是起初將人痛罵我若不做聲他就把我亂踢亂打說你爲何不開口我無論如何家裏眞不能容身了那女人此時雖穿皮鞋却是輕輕的走着克明想如此突然意外的事與這意外的女人黑夜在路上走着却很覺奇怪在一刻鐘前那裏想像得到會有這種事的呢克明眼前髣髴登時現出什麼也沒知道在家裏沈思着的葉君來那女人身上沒有什麼暗點葉君斷不會如此亂暴的我平日與葉君很接近不但想不到葉君有這種殘酷性質并且常常見那女人笑盈盈的臉很以爲他們生活上頗多幸福咧那時克明一壁走一壁問道以前常有這種事麼那女人拭拭眼淚說只有我們初在一處的度日却有些快樂後來他就時常的尋事一定他對着我覺得厭了這時黑暗中二人黑沉沉的影兒微微照在路上遠遠地平綫的盡頭有一點兒白色差不多像走到了那邊便是快樂世界的樣子二人竟向野原中走去所有人家住

的房屋和樹林和包圍那些房屋的黑影等都在二人背後二人好像從什麼難境中逃出來的一般克明想用什麼話來安慰他呢很躊躇着對那垂頭行走的女人看看又說難道在你身上有什麼別的原因麼否則何用如此欺負你呢那女人也不即答足步很遲在那裏深思形狀很可憐又彷彿克明此刻在這裏逼他說話他輕輕答道都是我不是克明即問難道你做錯了什麼事二人又默默的走着向樹下的暗路中進行此時瞧瞧那女人的側容也不很清楚這一帶黑黑的路極長克明幾乎呼吸也閉住着強裝作無事又問你到底做了何事這時候克明宛如自己做着牧師聽人懺悔但是白晝大家面對面遇他怎樣膽大也說不出的那女人用極清楚的小聲答道我雖沒有什麼過失實在總是我太笨的緣故克明對着他的說明仍舊不能明白說道什麼笨不笨這不過是程度上的問題那裏是虐待你的理由呢那女人說不然他說你快些自己去勞動去賺錢不可像奴隸一般的靠着人世上再也沒有靠着人還算是當然的那麼可恥的了克明默然且聽且走那女人又道近來他說決不願看見你這種愚笨婦女的面了又罵道你這種東西竟是該人足踢手打的畜生那女人說到這裏把手巾掩面而哭連聲音也聽不出了克明很激昂說他真這樣麼那是葉君實在太亂暴了

那女人好像心理很後悔說道不是的實因女學校與出來的人什麼也不中用我已會悟此後的女子這種樣子一定不行……我被他罵奴隸也沒法我趕了出來後或是到人家去當女傭或者到醫院裏去充看護婦打算自己獨立生活特地來與你商量的說到這裏克明登時想起今夜瞧見那某店中與客人調笑的七八個女店員來一剎時頭腦中便想起那女人也充了店員的情形來一回兒好像眼前現出點着燈一處很明亮很熱鬧的街上那女人正在那裏突然又從空想中醒來仍舊與那女人一同在暗中走着克明欲言又止實在究竟還是那種樣的女子有幸福呢還是照現在那麽苦苦生活着的幸福竟不能判斷只得說道這還是你細細想想的好這一句話不獨覺得在那女人是一種不滿足的回答就是在克明自身也很不滿足又道我也不明白的……說了這句又像太無責任於是一壁走一壁想到什麽便說什麽又說道是啊我想獨自做去也未必會做不到又道全在你的決心如何但是實實在在的不容易那女人又走近些答道我與他竟不能在一處了那時夜裏的自然界依然守着沈默覺得比了永久高聳着永久明亮着的樹與星之運命便想到僅僅一剎那短命的人生活上不知有多少波瀾變化咧克明又問道葉君與你結婚時就希望着這種事麽那女

人道不然起初並沒想到後來愛情漸淡二人之間便成物質的關係咧克明說葉君還有弟妹等種種家累却是很苦所以說出這些話來了這時候二人已走入旁無一物的廣大原野四圍寂寂只有幾點星亮着克明道不知不覺到了這荒野中了你丈夫不知怎麼擔心着咧早些回去罷說時足下的草已經受着夜氣很濕又聽得無心叫着的蟲聲一面田圃中菜類黑沈沈浮在地面上二人暫時立着向黑處望了一回那女人答道不妨的有一天我也是黃昏後出來只管在街上亂走回去時已不早他今天也不過當我如此不會擔心的這時候極遠處見有燈火動着那女人道那邊不是有燈火麼克明就說這是在那裏火車過着說罷側耳細聽覺得距離極遠處那鐵軌上傳過來一陣車聲二人同時在那裏聽心裏也大概想着一樣的事那女人說這樣的寂靜真令人心頭快樂咧他若不是那樣能夠好好待我我什麼苦也願意吃的……那女人自己是不覺得他遠望時眼角中一定飽含着眼淚咧克明忽然留一留神說道回去罷說時仰望着天空那女人直立不動說我最好再走到前面去克明一剎那間覺得這荏弱的女人煞是可憐又想想他不能自振忽然變成對着愚笨人的一種憎惡心克明想了一下又道回去罷倘使要我向你丈夫去說什麼我也可以克明一問那女人

低頭立在他面前說今夜的事千萬不可提起說罷克明就動脚那女人跟着一回兒大原野已在背後又到樹下的暗路上來了那女人只是隨在後面與來時一般一語不發克明心中竟不明白女人的心到底怎樣今夜的事我能夠永遠秘密着麼而且這一行到底算什麼直到走近那女人家裏時女人就在背後說那麼我就此回去了今夜累你感謝之至待我仔細想了一下再行決定罷克明就回頭說有什麼疑問不論何時儘管請過來好了那女人立在路中目送着克明說對不起得很請回去安歇罷一回兒那輕輕的皮鞋聲遠遠向橫路中去咧克明回到家中關好了門上樓去但是總也睡不着翻來覆去鷄聲已起天空漸白曉風亂戰着樹葉咧這二三天內克明只是掛念着那女人不過也不想特地過去探訪過了四五天那女人又沒消息來但是那葉君也不來而克明總放心不下一定要想去看看狀况如何現在要到葉君家中去與平日不同心裏好似有一種虛心前夜那女人到我那裏來我再與他一同出去散步後來不知那女人曾否把此話告知葉君倘使葉君一曉得不知他用什麼樣的眼色來對待我咧萬一尚未知道自然聽着那女人的囑託總須秘密為是克明覺得這差不多是一種外來的責任心很不快活一到葉君家中恰巧二人都在家那女人欣然出迎並

且與一向不同挈出種種東西來優待他據那女人自己說方纔因氣分不佳睡在那裏所以頭髮蓬亂衣服歪綴連脂粉也沒塗好像那女人把前夜的事情還秘密着只見他兩眼直射克明那夜的話一句也不提振作着精神亂談種種別的話頭那平日瞧不見他眉眼稍開的葉君今天臉色更暗冷再加坐立不定把陪客的事推在他夫人身上一回兒自己往鄰室去了那女人突然問克明道你愛看戲麼克明笑着答道愛也不見得不愛也不見得那女人道那麼只好算不愛我是最愛戲劇過幾天我們一同去看罷克明見那女人說得很不拘束便默默對他臉上看着一語不發只是微笑暗想不知葉君聽得了他心裏怎樣那女人又道我們一定一同去克明說我實在對戲劇倒還好對着劇塲空氣很多反感所以不願意去說着便想起劇塲內包廂中一羣一羣的虛榮女子來正要想再說時葉君仍舊是那一副臉面從鄰室過來坐在那女人頭上撲了一下喝道胡說只想看戲克明一見心頭登時一跳暗忖這一定是什麼誤解或是什麼猜疑所以有意當着我面有這種舉動於是要想對葉君啓口然而轉了一個念頭竟說不出話那女人臉上飛紅怒道怎麼又動手葉君坐下來冷笑道你也自己想想說時一雙三角眼睛更帶着陰氣又道看什麼戲每天在家裏鬧着把戲咧那女

人很很的瞧了他一眼說我明白了你的心我很明白咧葉君就正色對着那女人道你既明白儘管說來那女人噙着眼淚道你何必如此欺侮我呢那女人聲音已震顫着葉君罵道誰欺侮你你自己沒廉恥說時又要想打他此時克明便勸着說道葉君何苦的要打他呢那女人高聲哭道他是妒忌他是妒忌葉君低聲道難道你自己覺得有什麼可疑的事麼克明聽這聲音覺得低雖低非常銳利所以克明便覺有一種說不出的不快心中暗暗叫道這實是一種可鄙的疑惑也只有默默不語忽然葉君向克明道此人只有做女伶或妓女最爲適當他沒有華麗的衣服穿便終日不安并且自信力極强還當自己是個美人咧說時再指着臉做手勢那女人急道我何嘗說過這種話呢葉君道你不是常常在那裏羨慕那些妓女恨不能樣樣學他們麼迷人家恥得也不顧羞恥的二人又爭起來咧克明直等到那女人哭停了一時狀態稍爲緩和時方始告辭而出葉君那副懷疑的臉那些含毒的話他也永遠忘不掉他在樓上靜坐或街上散步心中無事之時偶然想起那時的事來無有不毛髮悚然的暗道那種可怕的臉我也從沒見過

過了夏天有一日葉君與克明並肩在一條路上走着葉君便徐徐的問克明道吾那已死的妻當眞是愛我的麼克明便勸他道自然

是愛你的與你愛着他一般他也將你愛着你又何用疑呢葉君說我實在很愛我妻不曉得怎麼樣不能叫他懂得我爲什麼要那樣的欺侮他呢至今想想也不明白我當時要不去欺侮他也就好了葉君眼中掛下淚來非常後悔克明也想起那女人很短的一生來又想起半夜裏喚醒我的事來那時節那女人對着生活很深信着很希望再在幸福愉快的世界上活下去克明即道但是比他年紀更輕受苦更多而死的也不少這麼一想可以勘破了一個人誰不會死多活幾天到終局究竟有多少好處呢葉君拭淚道一死之後不是再也遇不到他了麼克明說活在世上吵吵鬧鬧弄得幾乎要分離此刻一死又可惜他起來你到底是什麼緣故呢葉君道活着的時候二人都很任性不能夠眞眞的愛到一死便覺得人類的無味了可見得吾心中仍是愛着他克明道那就好了物質的缺點便釀誤解吵鬧其實二人都沒有什麼不是就是死了究竟還受着你的愛咧魂靈一定很安樂葉君道我妻確是個好人他當眞愛我的麼克明答道你爲何說這些話他決不會恨你現在不是還受着你的愛麼葉君又長嘆道要不是那麼樣的虐待他就好了克明說你又何必如此想實在無非是大家的性格多矛盾幷且還生在不自然的社會中罷了

那女人在秋初罹着惡性流行病

只病了二三天就死的到今日還　日光射在草木上面往墓地去的　克明時時擡頭望望那邊樹林臉上很冷寂好像是想起着什麼

隔得十幾日咧二人正在那午後　野中路上徐步

惜露庵劄記

清波

竹夫人一物昔日客遊者多備之招凉其次羈人午夜寄情於無耳會稽孫彥淸先生有虞美人詞一闋詠竹夫人詞云綠筠結就淸凉體貼肉恩情膩玲瓏骨節可人憐消受銀牀冰簟竝頭眠　炎凉只道人情惡不道歡情薄涉雛啼後蕙幃空約個妤婕團扇淚秋風寄託遙深不翅爲怨婦抒悲彥淸自謂有見此詞而掩涕者



一個女攤簧家

瘦峯

上海公共租界自當局議決滅少娼妓實行以來已經過數回抽籤因此閉歇的妓館卻也不少但是吾人試一查察正合着『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二句的話這是什麼緣故呢且待在下說一樁事情出來諸君就可以曉得這罪惡源流了

卻說上海南與橋積因里橫弄底石庫門面一間一廂房內中住的一份人家家主是個婦女揚州人居申已久也能講幾句蘇白約模四十歲光景的年紀面孔闊圓肥胖得很一個肚皮凸出行賽如一尊彌勒佛所以別人替代取一綽號叫做彌勒老三講到彌勒老三的出身也着實不低皆因一失足成千古恨以致造成了現在局面他自墮落以來幸喜手中倘有一二千元洋錮這種既往的事姑且擱過不提現在呢他除租住了這一所住宅外在東首沿馬路又開了一爿小客棧取名三金旅館客棧的後門開出來是通這積因里的與他住宅恰成了一曲尺形他的業務很繁家中人口亦很多他的丈夫是僱用的不論什麼時候都可以辭卻這種戀愛眞可稱得自由到了極頂他有四個女兒大女兒取名寶珠年已二十第二名

叫愛珠年十八三女兒明珠也已經十七惟有小女兒月珠還祇得十二歲但是他雖有四個女兒産生的時候他自己肚皮却不曾痛過一陣簡直說一句都是出些微代價從小買來現成坐享這娘媽的權利的他教導女兒的方法呢幼稚時候是很仁慈很愛憐的服以錦繡飫以美饌以期養成一活潑潑嬌滴滴美人兒及至豆蔻年華那時節他對待女兒愛憎方向又是不同全以貌之美惡爲標準倘若姿色平常人品又穩重性格又濕存這是他的仇敵不免就要化仁慈爲很毒變愛憐爲打罵了寶珠當十六歲時雖沒有西施一般的美但是正在這含苞欲吐時代加以彌勒老三平日培養有方因此却亦有幾分動人之處一般情慾衝動的過激派莫不視作王嬙再生於是三金棧與積因里兩處地方每日平添了許多狂蜂遊蝶彌勒老三在幕中牽線使展他拌園縱横的手段吸收那惡少金錢內中單講一水果行小開姓高名雲漢戀愛寶珠的熱度高人一等幾次挽反與老三開談表示願意梳櫳老三終是半迎半拒的因循至寶珠十七歲上春方纔會議停當由高雲漢實授了寶珠的第一任臨時丈夫職這一筆運動費雲漢也着實化去不少自開放後寶珠送舊迎新操那神女生涯有時候招待客人偶然不過就要受老三的打罵而且他的三金棧本是

纔相的待合所凡是不端的男女眞不借此做個暗渡陳倉老三認識的客人着實不少以致寶珠的應酬亦格外忙碌一年後生張熟魏結交的何止千人咳禽獸所不爲的事情人類反而去做試思還有好結果的嗎

寶珠到了十八[illegible][illegible]月時候竟染成一身楊梅[illegible]瘡炎勢十分兇險老三呢雖則也代他請醫服藥但是千嫖子萬婊子每日罵不絕口說是寶珠懶惰不肯淸潔所以生此惡疾一個月後阿噲不好了寶珠的癖猖狂日甚他嬌滴滴臉上的粉鼻像靑島一樣有些保不住了那時老三到也着慌得很不惜金錢請醫生共議保留方法六零六咧珠黃散咧鬧得一場糊塗這顆粉鼻終算勉强保住那知鼻樑骨已爛短了幾分到了痊癒之後寶珠的鼻子像煞曠野間古墓向單邊歪斜陷下去了幾分兩傍與面頰交界地方顯出了兩條皺褶紋路說起話來像唱喻哼調不是喻哼就是哼哼似乎表明他曾經與梅郎生過關係從此他的熟客不敢再來問津神女生涯已門庭冷落車馬稀了彌勒老三既化却醫藥費又劈倒搖錢樹這一氣幾乎沖破腦門有一日夜半時分老三惡很很的手中拿一根雞毛帚上的白藤柄走進房內把寶珠剝得赤裸裸的向着上下身很命抽打一面罵道婊子爛污貨呀爲你化去多少洋鈿你想照你這像子連糞亦沒得吃有糞把你吃還是

你的福氣說畢把寶珠耳朶用二個指頭擒住牽至牀後一手揭開馬桶蓋將寶珠耳朶用力往下一捺說道你吃你吃婊子呀沒得錢來買東西吃那裏還有糞你有糞吃還是吃人家的糞婊子呀爛污貨呀……

那時正當小春時候天氣新凉夜半的冷更是難受况寶珠是渹虛空的身子此時一片香頰已與馬桶行那歐化接吻的禮身體兀是瑟瑟縮縮的抖一隻耳朶捺得來緋紅已隱隱露出血痕不做美的木樨香又一陣陣向口鼻間亂鑽痛冷臭三刑齊下人家說『人間地獄咳設如陰司眞有地獄恐亦無此很毒』爾時祇聽得寶珠苦苦求道姆媽饒饒我罷勿哉……聲顫而微悽悽慘慘宛如人之將死時的哀音當此二人相持不下之時門帘動處忽竄進一妙年女郎穿的是深藍鐵機緞珠皮襖深藍鐵機緞褲生成一副鵝蛋臉鼻口架着靑蓮色金絲眼鏡兩手帶了兩隻鑽寶金戒兩臂上帶的是金錶鐲與文明搭鐲肩上披一條粉紅色絲織圍巾面上略搽雪花脣間一點猩紅嬌滴滴美麗無匹能令人陡生審美的觀念你道來者是誰原來就是老三第二女兒愛珠愛珠從小即學申曲一串珠喉淸脆悅耳加以舉動活潑宜顰宜笑近在醉世界及當樂公司演唱今日因爲另有堂唱所以至此方面當時愛珠見此情形怔了一怔不免與兎死狐悲之感就含淚

說道姆媽作啥……勿要呀饒仔……仔字後就有些嗚咽起來了彌勒老三一見愛珠如此忙把寶珠放下走過來捏住了愛珠的手道儂勿要哭哦肚皮阿餓勿要睬俚爛汚貨伲到棧房裏吃點心去罷吃子好睏呀說畢同愛珠手牽手的出去了

寶珠見他們去後戰兢兢的走至牀前見身上青一條紫一條蜿蜒不絕忙把衣褲穿好向牀上一倒禁不住淚如泉湧順手牽了一角被蓋住身子移時慢慢覺着和暖了些溫度一加血脈活動不少但是身上疼痛比前反覺利害時時抽搐痛徹骨髓寶珠伏枕飲泣嗚嗚咽咽哭至東方微白疲倦萬狀才得朦朧睡去一月後創傷漸愈彌勒老三看見他好似眼中的釘就把寶珠包出與揚子里一個有名惡鴇無常老四處做了夥計言明每月十六元辛俸衣飾一概不管從此寶珠隸入無常老四手下老三併把打罵毒權亦完全付與老四

天時又漸漸冷起來了風宵雪夜寶珠常常植立在菜市街上電燈光線照不到的地方免得被人看出鼻子上的毛病口常發着一種「做做好事來嗒……做做好事來嗒……慘不忍聞的哀音」

再說愛珠生得肥瘦適宜色藝皆佳自登臺串演串出以來一般急色兒見他醜形浪態摹仿入微正如飲着原漿全身神經都被麻醉更有一二嗜痂文人大捧特捧愛

珠得此異寵於是每日串演時振起精神把那嬰語穢詞如數家珍一樣的加進去以博一般賞識家歡迎那時臺下的劈拍劈拍掌聲眞如秋雷怒轟振破耳鼓愛珠除二處遊戲場外還要應酬喜慶人家堂唱有時候還要招待幾帮熟客在他家內碰碰和打打撲克他一人身上能吸收幾路金錢所以彌勒老三待他的情形與寶珠大不相同午飯後愛珠坐在房中面對着鏡子背後立一梳頭阿姐正與他篦梳香雲他的姆媽坐在一橫頭代他刮剔用齷齪了的篦箕愛珠忽然朝着他姆媽說道姆媽倷阿曉得一樁希奇事體前日子妮格面接着仔一封信說是啥格團裏寄來格大家拆開來看看妮幾化人才看勿懂文理深得來後首撥仔帳房先生看說是勸妮改良灘簧格倷想妮唱灘簧格幾化人篤到說要妮改講善書花烟間裏勸守節格是要妮性命哉灘簧裏頭除脫仔吊膀子軋姘頭講私情恐怕一百多年上海灘簧嚇不一齣好算數格噂倷想寗波灘簧比妮要壞得多來哩篤勿去講張尋來向妮說阿是妮女人好欺瞞點篤阿要氣數……

老三當亦接着說道蠻對妮亦因爲堂子飯吃怕哉來篤唱唱灘簧再要規矩嘸不格哉像妮對面阿珍姐篤俚倷兩個討人（買女）上節包勒篤長三堂子裏起初生意到蠻好格一聰落哙格交易所倒脫仔幾幾化俚篤吃着仔一大

批漂帳𠲎想寬勿寬妮小姊妹道裏啥人嘸不討人比較起來還是白克路白鴿老七俚倷來勒閘北烏有路開仔一爿蠻大蠻大鹹肉莊兩個買囡生得蠻好做仔坐莊裏頭陳設都是柚木傢生銅牀咧浴室咧消毒器咧電話裝仔三五隻真個講究得來乜得該年仔開啥衕派和義格辰光來仔幾化代表爽得來叫俚篤該面去白相拿出來格一動手就是二百塊篤妮格明珠笨貨上仔幾轉莊終歸勿曾大進帳過北海格老大阿姨勿是有三個買囡都入仔磨金黨格末進帳好得來出起仔二個鑲頭轉來終歸要拿有仔二三十塊洋鈿得來倷想好勿好像妮實梗唱唱灘簧賺着仔一百洋鈿真真要忙煞快啥格氣勿過還要來尋着妮二人一對一答正講得起勁梳頭阿姐已把辮子梳好笑嘻嘻的說道阿姨搭仔二小姐才勿要生氣唔想啥格團既勿是巡捕房又勿是領事公館妮住勒租界上只要外國人嘸不閑話就是道臺衙門亦勿礙格該種人勿去睬俚就是哉多講俚做啥說畢下樓去了愛珠見三點鐘將到裝飾停當亦即忽忽往遊戲場去唱那上海灘簧老三在家收拾妥貼也至三金棧照料一切吾且按下不表

歲月去如流轉瞬又是一年那寶珠第一任臨時丈夫高雲漢因為他父親在漢口開了一爿水果分行叫他前去照料并把妻子亦遷居到漢口所以一去二年茲因生

意清淡反要虧折故決計把分行收歇雲漢依舊帶同家眷遄返上海衆務略定忽記着他往日相好到了晚飯後就朝北探望寶珠至積因里誰知桃花依舊人面已非其時愛珠尚未出去老三令其十分献媚雲漢再三探問寶珠下落老三目禁愛珠叫他不說待至老三走開方由愛珠私行關照知已降落作下等妓女雲漢別愛珠出外尋至揚子里口賓珠一見愧羞十分當迓其至內訴說別後苦情聲淚俱下幸雲漢到是一個很有義氣的人幷不厭惜且不願應着始亂之終棄之二句話過一月後化却二百幾十塊洋鈿竟把寶珠拔出火坑就在彌勒老三隔壁租一間屋作為外室寶珠自從良後克勤克儉樸實非凡但是不久他竟買了一個五歲的女兒據說若有美麗的還要再買一個他的妹子愛珠與明珠也都已每人養着一個小女兒出了十塊洋鈿一人儼然亦做起姆媽來了咦提倡禁娼的人那裏知道呢






一笑

樂天

劉信斌禮拜六晚上回校時候滿面春風露出一種極得意的樣子到了自己三三號室內只是發笑一會照照鏡子低低說得剪一剪髮了一會看看皮鞋一會又開開箱子尋出一身春花呢洋服自言自語道他對我相視而笑不能說是無意別人我不敢斷他怎樣我呢雖不能說是十分漂亮若以一校論誰不推許我我這面貌自信力是有的況他又是極其美麗這惺惺惜惺惺是確有把握的我倒不可疏忽再說我既然以他爲無上上的人他必然也作此想人雖分男女心確是一樣不分男女的那麼他回家後一定也同我這樣在那裏發感想呢又想到明天得早點在他門口恭候遲了恐他已經出門遇不着還在其次如以我爲無信不去候他那如何對得起人呢劉信斌此時好像果真有約似的便躊躇起見面後這第一句話是很難說的說甚麼好呢咳不管他到那時再說這一夜劉信斌睡在牀上何曾合眼就憑着他理想去一件一件籌畫起來連借何處飯店或某方會館方適宜行那文明結婚禮的事却籌

一　笑

晝遇全方想睡一睡窗上已透白光劉信斌也顧不得再睡連忙下牀不過這一小時內所作的事沒有一件不是錯亂與他平日行爲大不相同有問他爲甚這樣慌忙他就一笑好像這一笑就可表示他慌忙原故似的

老趙與劉信斌同班彼此又很要好所以他們每逢星期總是兩人約在一處玩樂老趙見今天星期天氣晴暖很爲高興急急梳洗便來找劉信斌打算先同往公園後再訪友人那知到了三三號室內並無劉信斌以爲他或是在運動場上打棒球也未可知就信步走到三五號室內問王王就把適才劉信斌慌忙情形告訴老趙並說此時他出去約有一點多鐘了老趙很爲奇怪說他家又不在本地就是訪親友何用這麽早呢嘴裏說着就走出來回到三〇號室內略爲部置便戴起帽子訪他友人去了

二

婉華你看今天眞是明媚春光風輕日暖偏巧是禮拜六我們上那兒玩呢先生說得可笑甚麽月考快到叫溫理溫理書其實我們平時就沒荒廢此時倒不用忙那臨陣磨槍雖能僥倖一時也是自欺自呀我不是自誇別說月考就是大考我也不怕到是我們今天得擇一個風景好的地方走走或與我們作雜記上不無小補郭麗姑你說的話我很表同情午飯後我們就走

麗姑我們今天所領略的是可作篇三春郊遊記了

最可愛的這條曲折的道路楊柳夾道桃花暗暗隱着和那邊青溪蕩漾眞是一幅天然的圖畫大凡人烟稀少的地方那風景絕不會惡世上有錢的雖有自己造的花園裏面部置就再有邱壑總不及這天然不要看那雕梁畫棟處處加意皆是人力穿鑿而成的所以板呆無趣不似此地亂草野花隨便點綴便覺活潑而有生氣我們兩人可謂不俗今天居然知道到這處來走走不然這花木就要笑人了麗姑道眞是眞是我們這次遊玩可以算得最有興趣你看前面也有個少年走來這人也不俗嗎婉華一望道你此時方看見嗎我們出門時就看見了不知幾時又遠在前面雖是也在這兒走恐怕是道不同吧

說罷一笑兩人手挽手又遊覽一回麗姑道我們遊興已足可以回了我由此回家甚近明天見罷

婉華回家悶悶不樂心裏想那少年直跟到門口可見得我所說道不同不是冤枉唉現在還高唱甚麼男女社交我原很不贊成其實我腦筋也不算舊却因男子尙不到這程度何以見得呢譬如幾個男子在一處辦事其內總有兩個格外要好或大家在一處隨便說笑這都是人之常情男女一樣的但他們却以爲都是男子沒甚感觸假使男女社交公開女子與一處辦事這談笑本是自由偏他們要在這上處處用心於是就要各人憑各人的理想去武斷了雖說良莠不齊有好有壞但好的總不多見更奇的

自負。面貌。長的。好的。男子。修飾。處處。都學。女子。那也。不。用說。他但他。要是。在街。上走。時如也有一。位面貌長。的。好。的女。子無意間。望了。一。望或分明。不是。望他他不。過。巧。在。那。方行。走。他却不。問青紅皂白。就爲。有意。立時。便換。出一。幅幾。希面孔。要是面。貌醜。的如。此他也。不。問。是與。不。是就。把頭。快快。的掉。過去。頓顯。出厭惡。樣子。其實。美。呀。醜。呀。望與不。望。都。是本人。自由。或出。於。無意。那知。他們。就以此。武斷。人心。如此。道德。不。論將來。結果。也可。概見了。婉華。胸。中。本極。光明。所以。上。牀。倒頭。便。睡。覺了。

劉你。一早上。那。裏去。我到。你。屋。裏。時。連你。影。子。都。沒有。我。本想約。你一。齊。出來。因你。既已。出。去我。就。訪。個友。人。誰知。沒。訪。着。想回。校。看。看你。回。來。沒有。不意。在。這。兒。遇着巧的很你在此走來走去作甚麼劉信斌。道。老趙我也不。瞞你你可。以。助。我一。助嗎。我昨。天在。這。處。遇。見一。人。他的。相貌。我也。說不。出。怎樣。的美。麗。後來。我便。跟了。他遊了。一。處。野景。他會。望了。我。一。望。還。承。他笑了。一。笑大概。必有。希望。你想。我今天。爲有。不。早來。恭候。的道理。嗎老趙道。你說的。就是。這路。南的。鍾宅。吧。我倒。認識。劉信。斌大喜。連忙。說這話。當眞你可。以替。我紹介。嗎。老趙。大笑。說現在有。點餓。餓等吃。過飯。再談。劉信。斌原知。老趙。向來。是這。種你急我不。急的。脾氣。既不。敢催。他講。又不。敢不服。從他命。令遂同往。吃飯。兩人。復回到。學校。到了三〇號室。內老

趙說聲請坐劉信斌此時實在再忍不住便問道可以紹介嗎如果成功我必重謝老趙一面吃茶一面笑嘻嘻道這重謝是不敢當我問你他這一望一笑你有甚麽可以證明他是對你何以見得不是望的那一方纔或那一方有甚麽可與人望的遂望了一望你不過那時剛巧在他眼望的那一方行走你便以為望了你這不是理想嗎你說還承他一笑是有希望的但這喜怒本是個人的自由願幾時笑幾時就可以笑再說或是心裏想着甚麽可笑便笑了出來或是兩人同走談到可笑而笑請問你那時是他一人呢還有同伴劉信斌道倒是有同伴一人老趙哈哈大笑道這更不用說了必是他與同伴說笑你巧在那時便一齊拉在自己身上這是你憑着理想而去武斷可謂色迷心竅胡塗該死老實告訴你別人我不知道是怎樣這位鍾婉華女士我是知道的況他未婚夫梁有德即日回國便要結婚你這種理想武斷快快收起不然被鍾女士知道那才眞眞要對你一笑

交易所之讖

愛嬌

自交易所失敗以來。有無數俗語詞典。遂成讖語。茲記如下。

▲套進　上海人上當謂之套進。現在做套頭者。都套進了。

▲軋平　取兩而軋平之意。

▲拍弗出　拍板拍弗出。

▲交割不清　每至交割期。不能交割。

▲弗是好交易　此猶『路道弗對』之謂。然今則實應此語矣。



戲院中之名片

顧梁鵝

在津浦特別快車由南往北路過濟南車站時候正在天亮未亮黑也不黑月亮還沒有下去車站上的人全都塞滿了等候火車遙遠望見一股黑烟不一時又聽氣笛烏鳴出彎成蠕形走過天橋到了站口停着這一陣上車下車搶坐位爭地方搬行李運東西人聲嘈雜把車中人一夜的香夢全驚醒了頭等車包房裏有一女士名周秀豪家裏在上海經商頗爲巨富也乘這次車到北京看他的姨母去臨走時候他母親交給他一雙戒指價値七千餘元帶給姨母他上火車後到晚上却要歇息了又思念行旅嘈雜戒指別遺失所以一天到晚帶在手上他又聽說火車上有位太太睡着時被賊人把手鐲扒去了他又想睡又恐怕遺失戒指最後想出一個法子却把戒指安置皮包裏把皮包置於枕下竟扶頭而睡等到第二天過了濟南被熹微曙光照在臉上驚醒他起了趕快檢查指戒翻找殆遍連皮包竟不翼而飛了他這時驚恐失聲

到了北京住在姨母家當晚報知警察而一般偵探也無從找起秀豪同他姨母全都惋惜也無濟於

事了。

劉成德是秀豪的表兄一天在戲院中看戲旁邊坐一人年約二十多歲穿的很華麗帶着托力克眼鏡及灰色呢帽手中拏着雪茄烟看了有二齣戲買票過來要錢成德是先給了成德看那少年不慌不忙把皮包拿出掏錢只顧看戲誤把一張名片當作了錢票拏給賣票的賣票的說不是錢那少年細一看是一張名片上周秀豪字顒英上海他便忙置皮包中換了銅元票一張與他成德一看名片是秀豪心想道秀豪是我表妹表妹也不常來北京北京認識人的也很少怎麼他有我表妹名片呢成德就向少年攀談換了名片少年名片上是李常清字呈秋天津人成德因問呈秋住何處呈秋言住中西旅館成德道改日到貴處請安領教呈秋道不敢當不一時戲畢人散成德回家因問秀豪有個姓李名常清的你認識不認識秀豪說我不認識成德急說你眞不認識嗎秀豪想了半天搖頭道眞不認識幹什麼你好沒影的問我成德道你的戒指快找了秀豪喜的站起來道眞的嗎李常清他是大偵探家嗎成德說不是

第二天成德和他母親說我今天下午要到天津辦點事情明天也許回來歇二三天也許回來下午他也不上車站竟把行李搬入中西館內住三十五房子隔壁三十六號就是李常清宿室成德也不找常清常清如在屋中他就永不

出房門聽其動靜如何常清出去了他就到櫃上和掌櫃盤問常清何日來此是幹什麼的旅館掌櫃查查帳簿的說李常清是三月初二來的他幹什麼我們也不曉得不過只知道終日在外吃喝嫖賭罷了成德記在心裏到屋子內細一算秀豪也是三月初二日到北京等到晚上常清同二個朋友進來到屋中說半天話成德就關上門息燈佯為睡覺就側身傾耳向板縫聽其密語一人說星秋你這幾天腰間很硬你又得了什麼好買賣啦常清說沒有什麼好買賣你要用錢我借給你就是了那一個人說不行你不實說我就聲張了常清笑說你把門關上看看外頭有沒有人再說那一人說沒人人全睡了常清慢慢細聲說成德那面把耳緊貼牆壁縫絲毫不敢動只聽常清說那幾日我們不是窮的不了嗎我不是到上海去了嗎我看上海更沒我們下手之處所以我三月初一乘津浦快車回京不意車上遇見了一個小姐想必那總次長的女公子了他手上……說到此便揭起窗帘四望成德更用心細聽復又間斷聽不見急得一頭汗極力屏氣細聽又慢慢的說他手上有一個戒指光耀射目我非常注意他永帶在他手上不拿下來讓我凝視一天也不得下手我想個主義到夜間人靜時再下手我就吃完飯再到彼處那小姐已在臥房睡着了我喜出望外就趕快附身旁十指看完

全沒有我就頓然失望歎望了半天忽然一看見他枕底下夾皮包一個我一想不能白來皮包拿走是好的我就輕輕的抽出置於懷裏在車上也沒敢看一直到這旅館裏夜裏我打開一看皮包裏有鈔票三百五十元現洋三元五角名片十數張……常清遂拿出周秀豪的名片來給大家看那二人也不說別的成德聽到此處想道戒指呢又聽常清續言道皮包全搜索完了哈哈你們可想不到的事情來了什麼呢那隻戒指就在皮包第二層一角裏裹着……那二人驚喜道戒指讓我們看一看行不行常清道戒指第二天我不敢久存就到金店裏去給變錢來了合着買了三千塊錢……說到此常清轉道天不早啦快二點鐘啦你們也回去啦明天下午二點新世界見成德聽到此處便輕輕的抽身斜倚牀上一夜也沒睡着第二天一早七點鐘到金店買貨要最好的戒指夥計拿了五六個他問道還有好的沒有夥計道有還有一個最好的恐怕價錢嫌太貴成德道多少錢夥計道九千塊錢成德說拿來我看一看夥計拿了出來只見那戒指中間一塊金鋼鑽約有小姆指蓋大小相似光芒四射真令人可愛四圍還有小金鋼鑽七八個圍繞大的嵌着成德仰着面想一想秀豪與他說的對不對看一回想一回彎曲二指置於唇邊出神約有五六分鐘工夫夥計凝視着也不知看上看不

上成德遂首肯因向喜計說我要這戒指先別賣待我找一個人來要買就買他不買我也要買成德回家一進門便向秀豪道妹妹戒指找着了秀豪一聽跳起來說哥哥在那裏呢成德道你同我去看一看對不對再說秀豪忙同成德到｜金店見了那個戒指不肯釋手向成德說就是這個成德說眞的嗎秀豪說眞的成德說你等一等我就來不一刻成德便同常淸還有四個警察來了夥計大吃一驚成德向夥計拿着戒指指常淸說這個是他賣給你的不是夥計問掌櫃說不錯常淸俯首無言面同白紙四個巡警帶着成德秀豪常淸金店掌櫃的及戒指上警察廳去了

德便

偶拾

近日各大建築物對於厠所漸形考究往往淨潔無塵猶憶德靜山撫某省辦差者於署中建溷樓一所四周圍以玻璃窗光明洞澈略無纖翳外加管僕唯德得如厠不許他人闌入幕中數友皆選事人一日公題一額懸其上曰實爲德便

滑稽問答

葉身康

問　甲該乙欵●計銀幣萬圓●訂期三百日●到期本利如數付還●而乙仍以甲債務未清起訴●其訟點爲何●

答　訂期三百日●此三百日當有三百夜●甲未將此三百夜之債權逐夜交還●日夜鐘點平均●其訟點即追債此三百夜之損失●

社會百問題

●兄弟失和問題

馬振華

第十一期星期社會百問題裏有位拈花先生的夫婦反目問題一篇在下讀了又讀愛莫忍釋羨慕到五體投地見獵心喜因寫出那兄弟失和問題一篇來和諸位研究一下

兄弟失和問題十成之中占着六



交易所現形記（九）

老主顧記述

第五回　薄產喪生名醫末路　停辛佇苦賬席抗顏

話說徐拙仁把戴叔達失敗的事跡講給汪子文聽子文動了好奇之心又追問支那交易所股大漲大跌的內幕拙仁道不瞞你說這一次風潮我也險些兒帶進在裏面幸而見機得快總算挫折得還少否則少不得也要投黃浦去了現在時候還早索性把這個內幕慢一慢講先告訴你一個人失敗的歷史不知你要聽不要聽子文道不知是誰的事怎的也失敗了呢聽說如今做交易所生意的都是賺錢啊怎的我們認識的幾個親戚朋友却都是蝕本呢拙仁道從前我也懂不得交易所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如今是澈底瞭解了那裏是做生意委實

成。也是一個大問題。天下的父母兄弟。或者見了這一篇。因此覺悟一些。也未可知。

兄弟失和的起點有兩種。一種是遺產的關係。一種是妯娌的同居。他的結果呢。也有兩種。一種是面和心不和。一種是永久的不和。

遺產的關係。製造失和最容易。何以見得呢。因爲遺產的事情。他們的心裏。必定懷着畢生只遇着一次的意見。用着幸勿錯過機會的一句。來斤斤較量。不顧父母的體

是一種賭。這種賭法。完全是把身家性命做孤注。一擲。贏了就買汽車買房子。討姨太太。花天酒地的胡用。賺來的錢也並不積肉。要是輸了呢。不是逃匿。便是尋短見。你想這種交易所害人不害人。可是有些人知道交易所是發財的捷徑。大家都想效法了。公債交易所是不必說組織將要成立了。明後天就要收股欵了。外面認股的人很多。你搶我奪。好像今天一塊錢買了。明天就會變一百塊錢的樣子。所以大家報認的很多。總是一千股一報。有位朋友。他一個人報認了二萬五千股。眞是駭人聽聞。據說照報認的數目核諸股份定額。已相差了十餘倍。所以要按成折扣了。才好分派呢。因此又有一蜚人在那裏組織一個交易所了。這一蜚人是棉紗帮居多。也大都是支那交易所的經紀人。因爲此番風潮。雖然吃了些虧。却學了不少乖。見獵心喜。所以自己也組織交易所了。這個交易所。聽說名目也有了。子文道。叫什麼呢。拙仁。

面不論手足的情誼。只管用他們的私見和對付的手段。於是口角咧。武力咧。爭訟咧。演出種種的活劇。血肉相搏。視兄弟如仇人。造成永久的不和。縱然到了事過境遷。總無和睦的希望。倘若在兩相劇烈的時節。有一方面退着一步。認虧一些。就沒有這活劇演出來了。兄弟和睦。豈不光榮嗎。

妯娌同居本是一個兄弟鬩牆的大製造廠。大凡失和的起因。總在極微的事。意見不合。遂成口角。然

道他叫中國紗業交易所上星期金慈鳩來告訴我的他有一個同鄉也是紗業交易所的發起人從前生過一次很重的濕溫傷寒是金慈鳩給他診治好的此次發起交易所捏穩了會發財的總算他有良心也來拉他做個發起人以報再生之恩金慈鳩非常歡喜自然應允誰知過了沒有幾天金慈鳩已歸黃泉路去了說給誰聽也不信的子文詫異道金慈鳩死了麽可是那個南潯醫生麽拙仁嘆道正是那個南潯醫生的金慈鳩可憐他已死了。咳近來我們醫界裏不論是中醫西醫好些人都投身到交易所裏去做買賣將來像金慈鳩收場的人一定還有在後面呢子文道金慈鳩的醫名很好做做醫生也就殼吃殼用了再要去做交易所買賣真是貪心不足現在他也死了說句刻薄話或者他生前在醫道裏作過孽也論不定呢他做醫生出名也奇怪得很前六七年在上海也從來沒聽見過有這醫生啊拙仁道我從前

後在丈夫面前。各訴其長。最末一計。告着枕頭狀。這時的丈夫。鮮有不聽妻子的訴說。偶爾也有不聽的。總在少數。如此妯娌的失和。一變爲兄弟的失和。小一些關係。就是面和心不和。大一些關係呢。却裂成永久的不和了。雖然。婦女們的量氣天然小的多。男子的量氣却要比他們寬大一些。惟獨經着枕頭告過狀的男子。十成倒有九成不寬大了。倘若兩方面做丈夫的。能在這裏想着。讓一步的思量。

也不認識他的有一次中西醫因爲要聯絡感情開了一個會大家研究過病理學與他談了幾句後來便慢慢的熟識了他從前住在南潯鄉裏他的父親是種田的他幼時在鄉塾裏讀書要算是最笨的了一過了十八歲却豁然開朗天資倒變得聰明了這時他父親改農務商稍爲有些積蓄從新把他送到學堂裏去後來又給他去從了一個醫生學習居然很長進不久就懸壺了可是生意很淸沒甚人上門去請教恰巧當地富戶龐家有人生病請了許多醫生藥石亂投病非但沒好反而加重了當地的醫生差不多請完了才都到金慈卿合該他要交運開了一張方子吃了幾帖藥病勢減輕了些又去診了幾回病就全愈了龐家才重重的酬他到處給他譽揚當地的富戶因此都很信任他生意就蒸蒸日上後來南潯幾家富戶像劉家咧章家咧龐家咧都還到上海來住了所以他也到上海來應診了凡是住在上海的南

就製不成失和的兩個字了。兄弟失和的起點。却是爲着遺產和妯娌兩種產生的。研究這病根子。實在是不良的母教種下來的。何以故呢。我有一個譬喻在這下面。不過是極微細的一種。而無意之中佈着的子。以及釀成一切事故。還眞多着。一時也研究不完全的。只得各自去細細的推想了。譬如一家人家。有兩個孩子。大的四歲。小的二歲。同時的哭着。那做媽的。必定要拿一些東西給他們

滬人生了毛病。都是請他診治。好像是專利的樣子。他的進欵。一天總要一百多塊錢。左右幾年之中。積蓄積蓄。也是個小小富翁了。大家說他手裏有二十萬。花頭其實二十萬是沒有的。八九萬是只多不少的。因此有人去勸他做交易所股票。他也眼見南潯章家做得很得利。因此動了心。恰巧支那交易所股票最出風頭。從六十三元漲到一百八十三元的時候。他陸續買進了一千股。又陸續賣出。一共賺了一萬二千餘塊錢。他想這許多錢。要是診起病來。總要一年才收到這許多診金。罷究竟做生意賺錢容易。發財不走捷徑。眞是呆人。照此買賣。要賺他的一百萬二百萬。也並不煩難。我要是良心平一些。賺他三四十萬就洗手。回到南潯去。造一所洋房。住住省吃儉用。養老費。不愁了。想定主意。又委託經紀人。在支那交易所裏。陸續買進了五千股本所股。買的是第三個月期的期貨。他買進時候的價格。大約總在一百七十餘

吃。可以止他的哭聲。於是給東西的時候。嘴裏必定說着弟弟。吃糖。莫要被你哥哥知道了。他要搶你的。暗地裏拿着糖。對着大孩兒哥哥。吃糖、莫要給你弟弟知道了。他又要爭多嫌少的哭的、

諸位看了以上一個譬喻。是不是因着細微事故。在無意之中。已種下了兄弟失和的根子了麽。

讀孟子『東家殺豚』的故事。我覺着孟子的聖賢。全恃孟母的母教製造的了。

元左右並且這時候期貨價格很奇怪本月期價格反比第二第三月期大第三月期的價格比第二月期還要小所以大家貪了小便宜買進的都是第三月期的期貨待到本月期交割計算下來賣出方面交貨很多買進方面掉頭銀子很費力氣後來總算把交割手續辦理清楚可是下月期的價格因那一次的人心恐慌就跌下來了人心一虛休想回得上去所以又構成第二次的風潮金慈鳩仔細一算一共要蝕到二十三萬八千多塊錢經紀人已催了好幾次要解追證金慈鳩現銀子早已完了後來把別種股票存單一古腦兒賣的賣押的押拿去湊數依舊不敷又把梅白格路新買的一所房子也賣了誰知依舊不彀却又捨不得就割掉後來情形越瞧越不對了決定待他稍爲回漲一二塊洋錢便如數賣去免得吃大虧可是價格只往下跌總不肯回上來因此愈陷愈深他才懊悔不曾早賣就照當天的市價限了一

聽了上述。不得不高唱遺產萬惡。不能不贊成小家庭的制度。是最適當。勿必去營那妯娌失和促成兄弟失和的滋味了。

盛出喪問題

西河漁父

出喪哀痛事也。而加之曰盛。抵觸孰甚。

今之富家出喪。儀仗之盛。窮奢極華。猶其餘事。尤有荒謬不得解者。試言其數端。社會百問題中。或宜所摘也。

個價格知照經紀人叫他如數了結這限價是因為防經紀人作弊譬如賣了九十元一股他却說只賣得八十八元經紀人就從中可以揩兩元油你要是責問他他一樣可以指出第幾盤第幾筆交易做的那裏證得過他所以一定要限一個價格他才不敢作弊就是作弊也作得小了做經紀人的不管你是賺錢蝕本有弊可作他總要想法子揩油金慈鳩也算是洞知此中弊竇所以限定價格誰知價格日跌逐步在他限價之下所以總賣不掉因為九十元的時候他限價九十五元因此賣不掉待到他肯照九十元賣了可是市價又跌到八十五元了又賣不掉如此的一脚陷一脚好似一個人跌入泥窩裏去要想爬起來拔了左脚右脚反而陷了下去待到右脚拔起來左脚用了力又格外陷得深了他也是如此心裏焦急非常經紀人又跟緊背後要他解追證才解一次下一次又來追了兩天一追一天一催甚而至於上下

大鑼黨•大肚劊子手•茶箱•軍夜班等•迎神賽會中所用者也今竟入出喪中•迎神歟•出喪歟•不得而解•鑾駕•誥命•銜牌•翎頂補褂之遺容•完全前清派頭○招搖過市•見者亦不怪•現在民國歟•抑仍係滿清歟•不得而解•

中國細樂•外國軍樂•吹、彈、鼓、拍•有梅花三弄調•有五更調•都靡靡歡樂之音•出喪歟•娶親歟•不得而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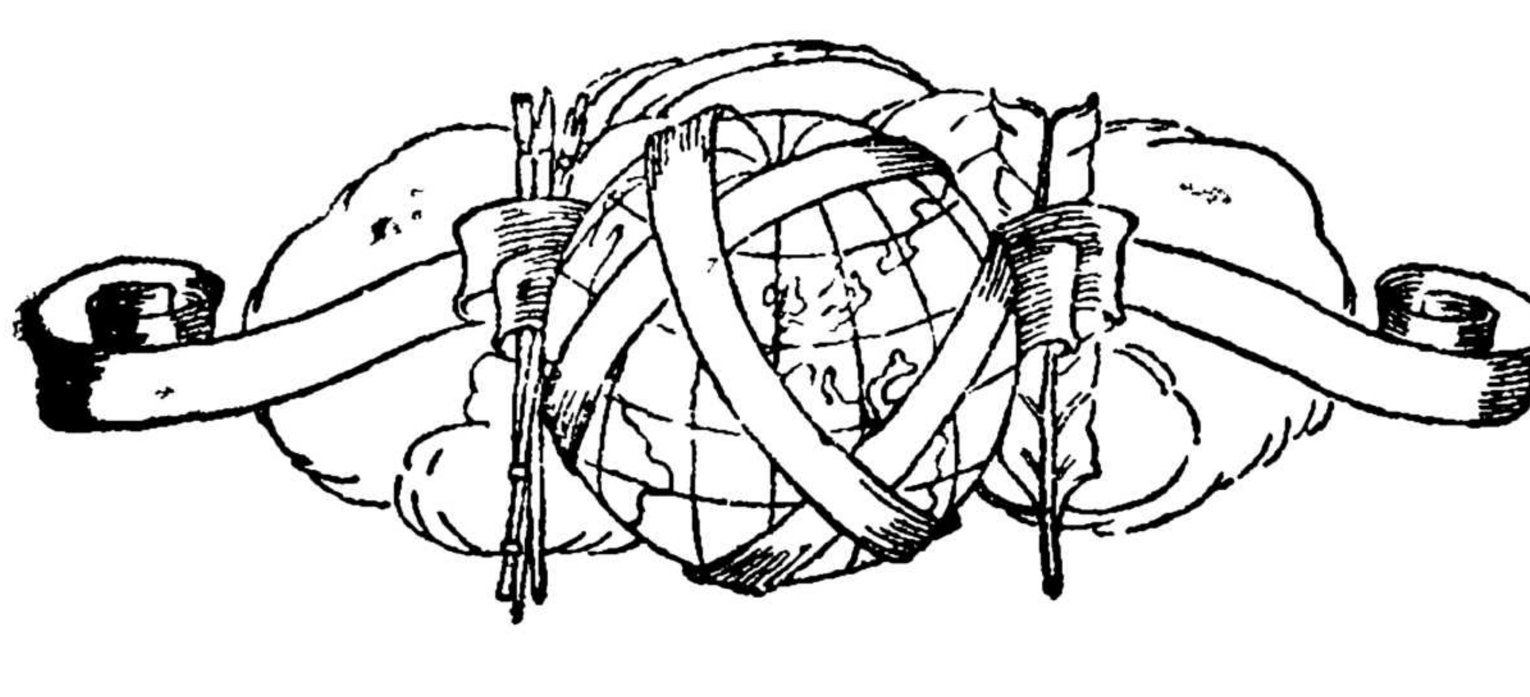
凡屬親友•送喪者•古禮當步行執紼•現都騎馬相送•不得而解•

半天多來追討了真急得他屁滾尿流他想現在把已解的證金完全充公以外至少還要蝕十萬零六百多塊洋錢再攙下去一定要傾家蕩產了這筆賬怎了呢越想越急越急越沒辦法才轉到尋短見的念頭以不了了之他是吃的生鴉片烟待到發覺請人施救已是無及真可憐呀子文道一個名醫如此收場誰也想不到的拙仁道我也是醫生聽他如是真是狐死兎悲脣亡齒寒咧他起初賺錢的時候股子漲到一百八十三元的那天支那交易所因為一天之中暴漲了三十二元貼了一張揭示出來宣布暫時停市買賣兩方一律要徵收追證金四十元增證金二十元收齊以後方始開市這張揭示剛貼出來金慈鳩在看臺上眼快搶先去瞧了心裏頓時一急想這許多現錢一時到那裏去掉頭停市又不知停到那一天不要就此關了豈不是本利都脫空麼心裏一急眼面前黑了一黑險些跌交抱頭鼠竄而回你想像

考妣之喪。孝子坐包車中。鼻架眼鏡。口銜雪茄。顧盼自得。喜氣揚揚。似不像泣血稽顙之態。送考妣喪。而不肯微勞貴步。必乘包車。昭其闊歟。抑苦欠過於昏迷。不能步行歟。不得而解。

紅樓夢中秦可卿之喪。賈政云。『喪禮甯戚』。政老究竟迂腐。實在行不通。現在的治喪。實令弔者大悅也。

這樣沒用的人怎能與交易所裏油天滑地的商人角逐呢子文道不錯不錯那天我也在那裏瞧熱鬧確曾瞧見有一個人搶先從看臺上奔下去讀了揭示似發瘋一般出去的這種情形還好像在目前金慈鳩却已作古了一個人的生死想了眞怕人呢這兩次的風潮內幕中一定有人播弄的你可知道麼拙仁道說來話長得很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講得完的我現在有件事要到別處去我們過一天再談何如子文道阿呀我也有要緊事情在身咧不能談了我們明天見罷二人就此分別不提再說陳佩霞自從被舉了支那交易所理事之後自新可與勞志剛兩人因他與謙伯最接洽並且支那交易所籌備時候的用務都是由他對付所以凡事總與他商量謙伯呢各處事情很多難得到所裏來的理事長的圖章與謙伯自己的私章都交給佩霞託他代打打印因此佩霞倒儼然有代理理事長的神氣了華大保險公司反



交易所現形記

而不很到了華大公司買辦雖是郁謙伯可是他也難得到的向來由副買辦陳佩霞代理一切現在佩霞又常駐在交易所所有一切事情只得由總賬房毛拭圭接洽大的事情打電話問佩霞小事情或者顧不得的就由他自作主張辦了因此毛拭圭非常辛苦拭圭眼見佩霞進了交易所沒有好久便把福裕里的綺緣姑娘也娶回來做姨太太了單單身價銀子就有六千五百元還有許許多多賬聽說倒有兩萬多呢在嵩山路又買了一所房子添了一乘轎式汽車想必在交易所裏撈摸得不少了拭圭卻仍在華大保險公司做帳房並且忙得不亦樂乎千辛萬苦做事既沒加過薪水又沒特別酬勞心裏正是很不自在有一天爲了一筆佣金拭圭獨個子上了口袋被佩霞得知一定要他嘔出來分派

（未完）



兩條道路(三)

卓呆譯

第三章

道配爾沙都城周圍有無數丘陵起伏着丘陵與丘陵之間展開着多數豐饒原野這一帶的鹿兎等物向來很多實是史卡利亞王向人稱道不置的獵場某日那史卡利亞王計畫着的狩獵將要實行了這一天從早晨起只聽得四處有驅逐野獸之聲一向禁止人民打獵的所以野獸聚得很多成羣結隊的亂逃亂叫這裏從史卡利亞王起上自朝臣下至兵卒都守着一定地位見有野獸逃來便放箭亂射到正午時分史卡利亞王已射得三頭牡鹿他非常得意對着一位白髮的宰相道你看我方纔射死的牡鹿大如駱駝你也得了五隻兎子麽你年紀大精力不

小說雜談

(琴樓)

□作哀情小說不在乎叫幾聲郎耶？妹乎？

□作偵探小說不在乎一定要說大偵探吸雪茄烟更不貴乎常常化裝化裝是偵探小說的一種救濟方法

濟了國王自己很誇張宰相便道是啊殿下的本領就是象也逃不去的老臣得着五頭兔子已是很勞力了二人正在說話覺得草中一陣脚聲一頭牡鹿發狂似的趕來史卡利亞說一聲又來了即忙彎弓搭箭等那動物走近就一放恰中鹿的右眼登時倒在地上國王哈哈大笑那史卡珊南雖毫無打獵的興味又不能辜負他哥哥好意只得勉强跟來他正立在哥哥射死牡鹿的左面數十丈處小丘陵的中腹跟着幾個從者他性質本很溫良但是一朝動起手來這武藝決計不輸什哥哥下幼時隨着老王常與哥哥到這獵塲上來的那時他已是著名的箭手哥哥還不及他箭無虛發百發百中自己想起往事胸中還能引起一種快感咧不過今天他總不願意執弓箭他坐在草上眺望亂想着與狩獵無關係的幼時事情丘陵野原流水都與昔日無異都與我幼時無異那時何等幸福一無勞

□作社會小說。不是專揣寫幾個破靴黨。寫幾個迂夫子。算是登峯造極。因爲社會甚大。不是這一種狹社會中人。所能代表的。

□有一種人。談起小說。便提紅樓。所下的批評。亦是人云亦云。依草附木。了無新義。一若不提紅樓夢髯。是沒讀過小說似的。不批評紅樓夢髯。是不會看小說似的。

苦。只是融融的度日。……現在耳中只聽得一陣陣驅逐之聲又有一種野獸的悲鳴和着一回兒草中似有足音逼近一個從者叫道戴達德利王殿下一頭鹿來了從者告訴他有鹿走近他僅僅點頭並不睬他少頃空氣中有箭飛過去的聲音這不消說是一個從者見史卡珊南不射便自己放箭了一聽得倒在草上之聲史卡珊南曉得野獸死了但是這時候他仍舊無心去回頭看他爲什麼史卡珊南在極盛的大狩獵中他的心竟在與衆人的勇躍歡喜全無關係之位置上他把帶出來的弓箭拋在地上呆呆的去想他的心事夕陽西下時他獨自立起來離了從者們隨意向草原走去驅逐野獸之聲依然響徹雲霄還有歡呼之聲和着史卡珊南一壁想一壁由草原走到一條河邊水旁生着五六棵老樹他有些口渴便掬水而飲忽然一頭牝鹿從草中趕來定是被人趕着逃過來的那樹下

□一個人的精力有限。聰明有限。生平的著作好的也當然有限。不見得篇篇皆是無上上品。然而現在往往有一種迷信「人」的現象。髣髴某人某人的著作。東也是好的。西也是好的。久而久之。弄得他自己也忘其所以。偶然有人批評他半個不字。他還要生氣。怪極。

□我的意思。批評小說。要取研究的態度。和公正的精神。專就小

對清水凝視着的史卡珊南竟沒有入鹿的眼中那牝鹿一到這裏立定了回頭去看看自己逃來的地方史卡珊南一想危險了鹿這樣東西逃起來足力很速不過時常要回轉頭去觀看逃來的方向這凡熟練的獵師都曉得往往趁鹿立定回頭時放他一箭無有不中的史卡珊南也明白所以見鹿逃來倒替他安心他立定了回頭過去又替他着急咧他正想了這念頭不料預想適中一枝箭從空中飛來恰巧射中牝鹿的喉間那鹿亂跳了二三步悲鳴一聲已倒在地上四隻脚在空中游泳似的動着一回兒趕來一個穿狩衣的人舉刀就在未死的鹿頸上一刺血從傷口流出鹿就此不動史卡珊南在樹下看這景象一見鹿頸中射出血來時他立刻臉色大變將頭顱的手遮着眼睛他的眼中髣髴又看見了王妃喉間射出來的血他就急急打算離開這裏此時這殺鹿的武士方始回頭聽見

說的『思想』『文字』上下適當的批評良善的糾正不涉作者個人的事不夾感情作用的謾罵諷刺這樣的能公開批評小說的進步一定很速文藝的價值一定增高何以如今的許多小說家對於當代的作者評論諱莫如深呢我眞不解

□小說易作而難工名士派的小說不好市儈氣的小說不好蕩婦浪子式的小說不好迂儒學

他便道義達德利王殿下在此麼此人的語氣因着史卡珊南已瞧見他的本領所以覺得是無上的光榮了即忙恭恭敬敬立着等候他賞讚那知史卡珊南不答沒精打采的走下丘陵去了他還走不到五十步草中又響趕出一頭小鹿來這大約是今年春天生的離母胎不過兩個月光景身體只有犬那麼大小很敏捷的逃着鹿的本能自然這小鹿也有的立一立定就回頭覷看後面了他毛也沒大鹿那麼爾茶豬色中有細斑紋形狀煞是可憐史卡珊南不禁立定了呆看草中疾馳的小鹿覺得他不獨回頭看着來的地方又好像在那裏尋覓什麼側着耳朶兒聽再把他尖的臉向左右動着悲聲連續不斷史卡珊南暗道他尋覓着母親咧於是想起方纔那武士射死的牝鹿來了一想覺得不錯這是他的兒子正在哭着尋覓他母親咧想到這裏不免流下淚來又暗道可憐啊你尋的母親方

究式的小說不好村落意味的小說不好中國人喬裝外國人的小說不好今之小說月產數十萬言能打破上項的弱點與有特種的精神者則有幾篇此非我之眼高於頂的妄談請大家平心靜氣的想想看

□小說中夾載連篇累牘之詩詞。最爲討厭蓋小說自小說詩詞自詩詞喜小說者未必解詩詞解詩詞者未必愛小說混雜一

纔任丘陵上遇害了你快些逃罷逃入遠處山中還可以保命史卡珊南一壁拾一塊小石投去打算叫他逃避小鹿見自己的極近處有人立着自然驚得急急逃去不多一刻氣喘喘趕來兩個武士一見史卡珊南便行一敬禮說戴達德利王殿下可曾聽見有一小鹿逃來史卡珊南說不知道二人很覺奇怪似乎萬不會聽不見的樣子史卡珊南見二人手中都拏着生擒野獸的投網便問道把這網去活捉小鹿麼二人道不錯史卡珊南道別去罷無用的二人聽了面面相覷很爲恐懼只得答道這是國王的命令國王打算在戴達德利殿下歸國時拏這小鹿贈與殿下特地吩咐我二人去幹的史卡珊南道別去捉我不喜歡這小鹿二人只好答應史卡珊南此時深悔不應該出來打獵了方纔目覩牝鹿臨死時四足在空中亂動小鹿尋覓母親哀哀叫着這種事情心中更覺得打獵的殘酷了一

起。小說詩詞。兩樣俱滅了精采。如今做小說的人。漸漸的覺悟到文藝分類的思想。長篇大牘刺刺不休的詩詞。却不多見了。也算是小說界的一種進步。可是有一派能做詩詞的小說家。却在一旁竊笑。他說這是如今新產出的小說家。奚囊中沒有自家的舊作存稿罷了。如果有了。一定也要附載出來出出風頭的。……這句話只好讓他們「詩家詞家而兼小說家」的人

想再也不能在這裏咧即向那兩個武士道我有事託付你二人我立刻要回宮中去咧你們去傳給我兄長知道罷只因頭痛很利害二人一聲答應史卡珊南很不高興的走下丘陵去了

印度人生殖若兎子

芬意

一八九六年印度革命家甘地嘗在印度麻打拉薩作演辭曰南非之印僑最受凌虐之苦。鐵路職員待吾人如畜類。吾人不能安然行於街衢之上。吾人被視之為亞洲之汚物。處處受人詬罵。吾人為發臭之苦力。害人之動物。白人謂吾生殖若兎子。據彼之意。當捕殺之若兎子云。

自命不凡了。

□四六句子的小說。半通不通。和胸中空洞的人。最為歡迎。最為佩服。最為驚詫。可是給一派新文化的人。大張旂鼓的罵跑了。却也是一件痛快的事。近來却不多見了。不過最近出版的小說月刊當中。還有一兩篇碰見。並且還敘的是在外國的事體。駢四儷六的本領更大。我們見了。真是覺得「黃鍾大呂」了。又

好像在舊書攤上翻着一部大題文府。

□滑稽小說近年很消沈了。簡直沒見着什麼佳作。有人說近來連短的好笑話。全沒聽見。漫說滑稽小說。漫說是長篇了。劇界中自從趕三兒羅百歲趙仙舫諸名丑歸道山以後。沒有好的丑角。小說界如今與舞臺上一樣恐慌。亦正缺乏滑稽人才呢。

柏林之客寓

聖勞

柏林某報述京系客寓之苦況。謂今日之住客寓者。有甫成親之嘉耦。有離婚之獨身婦人。有調京任用之高官。有不甘株守田園之戰期新寡。有歐洲戰後故國殘破之臣民。有革命亂後無家可歸之羈客。彼此相隔僅絕薄之板片。偶爾一室夫婦口角。而鄰室左右。紛起聽隔壁戲。其在上桌共餐時。各色人等俱備。又如街市出會。好看煞人。臨餐居停主婦。恆據正中一坐。啟口無非愁嘆物價之增騰。有覩其愁容而聞其嘆聲者。恐明朝房飯加價。則已食之不得下咽云云。可謂描寫盡致。